



木子喵喵

巴黎 检察官



有生之年，狭路相逢，终不能幸免。

这世间，有太多人被时间轻易抹去，犹如尘土。然而
总有那么一个人注定了是你窗前的月光，胸口的朱砂。

即使没有相守一世的幸运，也会成为你心底永恒的流年。



巴黎检察官

木子喵喵/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巴黎检察官 / 木子喵喵著. -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229-04408-4

I. ①巴… II. ①木… III. ①言情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51838号

巴黎检察官

BALI JIANCHAGUAN

木子喵喵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李 子

责任编辑: 李 子 李 梅

装帧设计: 嫁衣工舍



重庆出版集团

出版
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现代彩色书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 × 1240mm 1/32 印张: 9.375 字数: 214千

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4408-4

定价: 2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楔子

“我爱的男子，眼睛里要有天空的颜色。” （001）

第一章 青梅竹马那个他

南方四月，苏有离踏上北上的火车，去参加Z大研究生面试。刚刚路过T站，一拨人下了车，又有更多的另一拨人挤进了车厢。（004）

第二章 毫无疑问的思念

家是什么？每次有离这样问自己的时候，就会想起不知在哪里看见过的一句诗：“家是一只船，在漂流中有了亲爱。”（015）

第三章 唯独你不可取代

将车刚开出校门口的肖宸就接到金升巍打来的电话，说是陈子尔明天就要出差了，大家都出来喝一杯。（031）

第四章 谁人许少年情事

周日，肖宸和金升巍要去参加一个生日派对，有离本以为自己的日子总算能安静了，一个人拿着书正打算要去图书馆，谁知道刚下楼就碰见在管理员房间拼命说情要上楼的金升巍。（039）

第五章 留一段刻骨铭心

之后的几天有离的生活恢复了原样，值得一提的是，金升魏总算是没有上哪儿都拉着她走了。她想，大概是肖宸替她说了话吧。（053）

第六章 再遮我就亲你

虽然料到了晚上的图书馆会有很多人，却没想到竟是这么多人，一个个跟进去有钱抢似的往里赶，待到离和玉竹赶来时，看见的便是大门外黑压压的一片，男生女生依次排着队，以龟速慢慢地往里移动。（060）

第七章 心脏原来真的会痛

在金升魏和陈玉竹看来，继上次演讲会之后肖宸和有离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，肖宸依旧是一天一大早就到教室，看起来很勤奋却总是在上课的时候慵懒地趴在那里似听非听的样子。有离依旧话不多，对肖宸和对其他人一样，表情淡淡的。（073）

第八章 隐匿的疼惜

这个家伙居然说话不结巴了？脑海里刚浮现出这个念头，下一个念头立马填补了上来：该不会是因为陆陌那个家伙出现所以她说话才恢复了正常吧？想到这里肖宸几乎再也找不到能够使自己变得平静的东西了。（085）

第九章 玉镯

待有离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只看到惨白的垂帘后，全身裹了数处绷带的肖宸，安静地躺在病床上。（096）

第十章 莫大的幸福

最近B市的天气阴晴不定，明明上午还是太阳照射，下午的天空却灰得像灰过。（116）

第十一章 其实那个界限，不过一道伤痕

第二天晚上局势有点脱离了控制，玉竹的那群同学大多都是B市高干商人的孩子，难得凑在了一起，闹得十分开心。（142）

第十二章 我们都是贪心的人

房间里顿时安静了下来。有离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，瞪着笑得像朵烂菜花的某人：“你是不是也该回房了，肖大少爷？”（162）

第十三章 回忆不多，但足够了

三人来到考场，就见昨天被打得很惨的宋元善心思沉重地也正往这个方向走来，也不知道想什么想得太过神，走近了一段距离才发现他们三人，脸一下子苍白了起来，赶紧绕道就走。（181）

第十四章 你从来都是那么重要

似乎和所有小说中的女主角一样，一场欢爱下来，明明那么累，可是先醒过来的总是女方。（202）

第十五章 你是我的小爱人

肖宸是彻底吓坏了，忙扳过她的身子，强硬地抬起她的脸，只见她脸上有未干的泪痕，看得他一阵疼：“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”（222）

第十六章 面试

第二天早上肖宸是被一阵铃声给吵醒的，他迷糊地睁开眼，身边空空荡荡，他一惊，几乎从床上跳了起来，没穿拖鞋就直接从卧室跑了出去。一跑进客厅就看见玄关处熟悉的影子，还来不及开口就听见另一个声音怪异地叫道：“宸宸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知道你很喜欢我，也不用只穿一条内裤，连鞋都来不及穿就着急出来迎接吧？”（248）

第十七章 被我喜欢

还迷糊着的子珊被推倒在地上，她诧异地睁开眼看着一旁的肖宸，不敢相信他居然就这样把自己给推倒了一边。（267）

第十八章 但愿人长久

岁月之神总是喜欢无视人们的意愿，它按着自己的步调前进，今天会走，明天会来，那天过后，三个春秋在日月轮替之中悄悄地过去。（290）

楔子

“我爱的男子，眼睛里要有天空的颜色。”



那是很久以后，她在拒绝每个追求者时的借口。

.....

苏有离人生中第一次看见雪是在她十岁的那年，巴黎的雪，大而冰凉。雪停，堆起将近一米，乐得她就差没在雪地里打滚儿。雪地上已经堆了好几个雪人，四五个褐色卷发的外国同龄孩子嬉闹着，讲着她一点都听不懂的法语。

“阿离，快看！”带着鼻音的音调响在头顶。

她抬头就看见了有着深蓝色眼眸的少年。他穿得鼓鼓囊囊的，深蓝色的帽子、围巾、手套和口罩，一应俱全。他手上拿了两对镯子，是玉做的，虽然有些摩擦和泥巴，但是依然可以看见它通体的光泽，鲜艳夺目。

“你从哪里找来的啊？”

“挖到的。”少年吸吸鼻子，声音透过口罩传了出来，有些含糊，“你看看，值不值钱？”

有离将玉接了过来，正要说“我也看不懂”的时候，就在镯子的边缘看见了几个字：“执子之手……”

“执子之手？什么意思？”少年问。

“中国的一句古诗，你没听过吗？”

“哼！怎么可能？”从小在巴黎长大的孩子没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，没听过也是正常的，可是那时的少年就知道不能在喜欢的女生面前“知识贫穷”，他会觉得很丢脸。

“下面一句你知道是什么吗？”她有意逗他。

果然听见他不屑地说：“金升魏教过我，执子之手……哼，将子拖走！”

“将子拖走？”有离一愣，接着哈哈大笑起来。

那笑玲珑好听，像冬日里的阳光，暖了琉璃。

原本被取笑的少年应该恼怒的，却在看见她的笑颜时，怔怔了起来，双眸仿佛蒙上了一层轻雾：“傻瓜，笑什么呢？”

“傻瓜，当然是笑你啊。”



执子之手，短短四个字，缠绵齿间，却是温暖。

“知道下面一句是什么吗？来，我教你。”

“与子偕老。”



第一章

青梅竹马那个他

南方四月，苏有离踏上北上的火车，去参加Z大研究生面试。刚刚路过T站，一拨人下了车，又有更多的另一拨人挤进了车厢。



彼时，正是梅雨季节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之气挥散不去。好不容易挤上车的她有些气喘，鼻尖儿也冒了汗，她抬手抹了一下，样子有点儿狼狈。

走廊的光线很亮，前面密密麻麻的一群人正挪着步子龟速前进，好在她的行李不算多，一手提着行李，一手拿着票对座位，刚刚找到自己的位置，放妥了行李坐下，火车已经缓缓启动。

她对面坐着一对远途的母子，孩子还是三四岁的模样，坐在母亲的身上吮着手指，对上她看向自己的眼睛，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她唇边绽了温柔的笑意，想起小时候爸爸总说，爱笑的孩子将来的运气一定不会太坏。她摸摸小孩粉嫩的小脸，轻轻说：“真，可爱。”

抱着孩子的母亲是典型的东北人，热情地邀请她吃花生。

“刚炒出来的，还热着呢！”她操着浓重的北方口音道。

“谢谢，我不吃。”有离礼貌地拒绝。

别过视线，车窗外，是她看不清楚的尽头，雨濛濛的一片，只觉得那像是海。

发了一会儿呆，她从包里拿出一本书，书是深蓝色封面，上面写着“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”。

翻到了做好记号的一页，她便开始细细地读了起来。在旅途中看书，是她认为最容易打发时间的办法。

看不过多久，她就感觉到一道视线，相似的冷凉，如同手术台上器具反射的寒光，让彻骨的疼痛瞬间袭遍全身，她一转头，就看见了他。

那一刻，她真的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怎么会那么巧，偏就在火车上遇见了他？

肖宸，那个眸中带着天空色的深情少年，那般熟悉。

犹记得第一次见面，他像个小孩一般眨眨眼，调笑她愣

怔的表情：“我妈妈是法国巴黎美人，没见过混血儿啊，傻瓜！”

他就是那么坏，第一次见面就叫她傻瓜，可是那时候的她还真傻啦吧唧地觉得他的声音轻轻透透特别好听。

此时，当彼此眼眸对上时，他深蓝色的眼底褪去昔日的炽热，徒剩一片漠然、狂狷以及对待陌生人一般的漫不经心。她还来不及点头微笑，他就面无表情地转开。

隔着一条走廊的距离，有女子靠在他的肩膀上。于她，有离并不陌生，只是相隔数年，再次看见，有种怅然若失的错觉。

她依旧那么美丽，沉沉熟睡着，他只身照料，那样的亲昵，该是情人间才能有的姿态，却灼伤了她的眼。

果然是老天在惩罚，她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仿佛都在抽痛。

抓住MP3的手指关节开始泛白，车厢内嘈杂不断的声音，她像是溺水过后的呼吸，显得格外微薄。

差不多一天一夜的车程，直至快到终点，他都没有再看过她一眼。倒是她，视线忍不住三番四次地飘了过去，他一直保持着那样的姿势，或是看书，或是闭目养神，或是听着耳机里她猜不出的音乐。她只能透过他的侧脸，看到他如画家勾勒出的优美弧线。

北方四月，依旧寒冷。

但一点都不妨碍B城美丽的春，天空万里无云，湛蓝如水。

连空气都比平时清新许多。

出站口站着许多等待亲人或是朋友的人群。

宽阔的场地中，一抹人影引人注目。

他穿着黑色的风衣站在那里，玉树临风，好看得紧。最引



006

巴黎检察官

The Paris Prosecutor



人注目的是他有一双蓝色的眼睛，与天空的蓝相应，只是神色冷淡，面色有些病态的白。

他旁边站着一白皙的女子，五官如同娃娃一般的精致。

“哥他们怎么还没来？”陈子珊担心地看着一旁的肖宸，伸手在他额头上探了探，“呀！怎么还是这么烫。”不禁内疚起来，都怪她不好，在火车上睡了那么久，阿宸为了照顾她，自己反倒是感冒了。

“再给那两家伙打个电话，说再不来，老子就要死了！”少年吸吸鼻子，原本好听的声音因为感冒而显得鼻音特重。

子珊眯眼，望了望远方，拿起电话正要拨号——

“阿宸！子珊！”忽而传来一吼声如狮。

子珊回头，笑了。

“哥！升魏！”她用力地挥挥手。

不远处的两人渐渐走近，都是高大修长的男生，北方人的个头，两人一个黑袄一个白袄，身形差不多，活似黑白双煞。

“路上塞车，我们不是故意迟到的。”金升魏嘿嘿直笑，末了才补充，“阿宸你丫也太要风度不要温度了吧？怎么穿这么少？”

肖宸淡淡地扫了他一眼，懒得说话。

子珊忙道：“阿宸也不想啊，南方这样的天气一点都不冷，我们去的时候匆忙，他忘带衣服了。”

陈子尔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了下来递给他：“穿上吧，你这样子看起来就要倒了。”

肖宸“嗯”了一声，很理所当然地接过，套在自己身上，黑色的袜子映着他的脸更加苍白了起来。

“哎呀，我就一直怀疑你们两个之间有好情。”金升魏亲密地搭上陈子尔的肩，笑着肖宸，“阿宸，子尔的衣服是不是特别有爱人的味道？”

子尔脸黑了，拨掉某人放在自己肩膀上的手，将子珊拉到

了一边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肖宸走到笑得大门牙外露的金升魏身边，修长的腿瞬间踢出。

快，准，狠！

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接着一声惨叫，某人毫无防备，摔了个狗吃屎，白色的臀部印下了清晰的大脚印。

金升魏鬼哭狼嚎：“肖宸，你太妈的没良心，我好心来接你，你居然这样对我！老子跟你共戴天。”

肖宸冷笑：“活该你招惹我。”拉拉衣服，朝前面黑色的兰博基尼走去。

陈子尔站在一旁凉凉地开口：“果真是活该。”

金升魏理屈，憋了半天，憋出一句话，咬牙切齿：“肖宸你丫的就是重色轻友，你以前对待阿离的态度可不是这样的，兄弟就是兄弟，终是没老婆亲！”

肖宸身体一僵，并未转身，径自继续走路。

倒是子尔走到他面前，白了他一眼：“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”

穿过地下通道，有离又走了一段相当长的距离，才来到了的士站台。幸而前方排队的人不是很多，她等了几分钟就等到了一辆出租车。

“师傅，麻烦您，去Z大。”温软的音色里，还夹杂着些许生硬，像是刚学会说话的小孩，惹得司机回头看了她一眼。

她不以为意，从包里拿出纸巾擦擦脸，刚才走得急，白皙的脸颊因为虚热泛着红潮。

司机开着车，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，不敢确定地问：“你是Z大的学生？”

她微微点头，落落地扯了扯唇角。

Z大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政法大学，里面出来的才子佳人都





是未来的律师、法官、检察官之类的高干人员，她那说话的语气，略微结巴，确实和那些未来的职业人员大相径庭。

早上七八点是B城堵车的高峰期，到处都是车的影子，举步维艰。司机又是个健谈的豪爽爷们儿，无聊加上对小女生的好奇，促使他开始跟她攀谈：“Z大早开学了，同学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报道？”

有离看着窗外的车辆，淡淡地回答：“来参加，研究生，面试。”

司机想了半天，才懂了，一瞬间，眼光转换成赞赏，实在很难想象，这么弱小的女生居然考上了Z大的硕士研究生。

他不禁举起大拇指直直赞扬：“好孩子，要是我家那儿子有你一般厉害，爷们儿这一辈子也算没白活了！”

有离露出一抹微笑。

那司机还想再问些什么，她已别过视线，出神地望着外面，浑身透着一股疏离的淡漠，让他将到嘴的话又吞了回去，摇摇头，打开收音机，听新的路况信息。

抵达Z大的时候，已经是十一点多了。

向看门的守卫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明，她穿过校门，按着守卫的指向往教学楼走去。踏足于古树苍郁的校园道路，隔绝了尘世的喧哗，幽静而古朴的气息，让她的心刹那间很平静。

来到研究生院，办理了相关的手续，老师就带着她来到了研究生宿舍。

相对于其他面试的学生，她算是特殊的吧，是第一个在面试的时候就能够住进宿舍的人。只因为她是以前第一名的成绩考上Z大的硕士研究生的，所谓的面试也就是一种形式了，只要她愿意来读，百分之百能录取。就因为她这傲人的成绩，她当年的母校红色横幅连着挂满了整个学院。

只有她自己的表情却是一如既往的淡然，像是早就胜券在握，一脸波澜不惊。

有离知道，她和别人不一样，没有保护伞，没有退路，没有失败。所以她总是要比别人更完美，更坚强。

推开211房间的门，放眼望去，宽敞的空间里放了两张床，床的对头分别是两台电脑桌，早就听闻Z大的研究生待遇极好，每个人都配置了一台电脑，宿舍也是两人间的。房间的最深处是阳台，阳台的左拐弯便是卫生间与洗漱台。

她挑了右边的床铺，没有原因，只是随便挑的。她不是娇生惯养的小姐，从来都不会在住宿方面计较些什么。

研究生面试是在明天早上九点开始。

她先是将宿舍擦拭了一番，然后再将自己的行李收拾好。

到了吃饭的时间，她也懒得动弹。一夜火车的疲惫在这时袭来，她闭目凝神，手掌贴在心口的位置，恍惚有种预感。

他们，也许，还能重逢。

第二天的研究生面试如有离收集的资料不相上下。一个小组十三位同学面试，面试小组由五位教授组成，每位考生面试时间为15—20分钟，面试题目五花八门，全凭主考教授临场拍脑袋，每位考生的问题也不一样，原则上考生是防不胜防的，全靠平时的基本功了。

有离碰到的问题很简单很基本，但是要做到真正正确回答，却也很难。

但最后出来的成绩，面试第一名的宝座依旧是她。

那天，有离一个人出去买了晚饭回来的时候，插入钥匙拧门把手，发现门被从里面反锁了，她敲敲门，听到匆匆的脚步声，继而房门打开，出现一位个子娇小的女子，见到她，脸上露出一抹温柔的微笑，道：“我叫陈玉竹，你是苏有离吧？我是你的室友。”

有离也露出一抹微笑，温和地说：“你好。”

玉竹退后了一步让她进门，解释道：“刚才真是抱歉，我



010

巴黎检察官

The Paris Prosecutor